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英语词汇多义现象研究

——以Hand、Mouth为例

赵凤宇, 李佳暄, 王玉霞

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8日

摘 要

本研究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系统分析英语身体词汇hand与mouth的多义现象, 重点探讨隐喻与转喻在词义扩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身体词汇的多义并不是随机生成的, 而是与具身经验的认知机制有关。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知道, 隐喻是通过跨域映射将hand的抓握与操作功能延伸为控制、技能与协作能力, 将mouth的发声与摄入功能映射为语言表达、欲望或社会需求, 使抽象概念可以被感知, 容易被理解。转喻则是依托同域邻接或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将hand延伸为劳动者、创作成果, 将mouth延伸为人、言辞或物理层面的开口, 如河口等, 使词义变得更为直接、经济。根据分析我们可以总结为隐喻赋予词汇抽象化能力, 转喻则保证词义的直接性与具体性, 两者在多义扩展中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了丰富的词义网络。除此之外, 文化与语境因素对身体词汇多义现象的形成也起到调节作用, 不同社会背景下同一词汇的义项可能有所侧重。本研究期望发现身体词汇多义形成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身体词汇, 多义, 隐喻, 转喻

A Study of Polysemy in English Vocabul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Case Study of Hand and Mouth

Fengyu Zhao, Jiakuan Li, Yuxia W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June 1, 2026; accepted: July 15,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polysemy of English body-part words hand and mouth,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semantic extension.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polysemy of body-part words is not arbitrary, bu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embodied experience. As demonstrated in this study, metaphor realizes cross-domain mapping: it extends the grasping and manipulating functions of hand to denote control, skills and collaborative abilities, and maps the vocalizing and ingesting functions of mouth onto linguistic expression, desires and social demands. In this way, abstract concepts become perceptible and intelligible. By contrast, metonymy relies on intra-domain contiguity and part-whole relationships. It expands the meanings of hand to refer to laborers and creations, and extends mouth to stand for people, remarks or physical openings such as river mouths, rendering word meanings more concise and straightforward. To sum up, metaphor enables words to express abstract notions, while metonymy keeps their meanings concrete and direct. The two mechanisms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semantic extension and jointly form a complex semantic network. Furthermore, culture and context also exert regulatory effects on the formation of polysemy of body-part words, so the senses of the same word may vary in emphasis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ules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polysemy of body-part words.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Body-Part Words, Polysemy, Metaphor, Metony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个体往往以自身的经验为参照来理解和建构外部世界。在语言系统中,与身体有关的词汇是最为基础且核心的范畴之一,既能够表征感官体验,又能够承载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一词多义是语言中非常普遍的现象。语言的基础是词汇,而词汇的核心是词义。在“语言经济性”和“省力原则”的共同作用下,词汇由一词一义演化为一词多义[1]。认知语言学是通过研究反映在语言上的人的认知能力,来探讨人类认知和语言关系的学科。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身体词汇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经验的反映[2]。因为身体词汇具有较强的派生能力和复杂的语义结构,因此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词义由基本义通过转喻或联想而实现扩展的机制,还能够进一步阐释英语词汇生成与演变的认知动因。

我们就一词多义现象考察相关语言内外致因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我们的思维机制。词义并不是任意产生新的意义,新词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使用者的认知经验和能力有关的。在认知新事物的过程中,人们自觉地借助已有的经验知识比对新事物,探寻新旧事物之间的相似和相异,建立新事物的概念,并在社会交际活动过程中检验和确认认知的成果。这种认知方式的本质是在进行抽象思维时,人们倾向利用熟悉实体的相似特征映射,为新事物类推出一个共享的概念[3]。

2. 理论基础

2.1. 隐喻

隐喻是在我们日常用语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它最初是作为修辞学的一部分被学者广泛讨论。1980年,美国学者 George Lakoff 与 Mark Johnson 合著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问世[4],标志着隐喻研究在认知科学领域蓬勃兴起。George Lakoff 和 Mark Johnson 两位学者提出,“隐喻”超越了传统修辞学中

的单纯语言形式范畴,它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这一观点受到多数人的赞同,也体现了隐喻在人类认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随着概念隐喻理论的进一步的发展和解释,我们知道了隐喻是一个从具象的概念范畴向抽象的概念范畴进行系统映射的过程。这种映射使人们能够借助具体、易于理解的概念来解释或体验那些相对抽象、复杂的概念。

近年来,概念隐喻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Kövecses 提出“扩展概念隐喻理论”(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ECMT),认为隐喻的形成不仅受到具身经验的影响,还受到语境、文化模式、交际目的以及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5]。该理论突破了传统概念隐喻理论较为静态的源域-目标域映射模式,更加强调隐喻生成和理解过程中的动态性与情境性,被视为当代隐喻研究的重要进展,对隐喻研究的理论建构、实际应用及研究方法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质上,隐喻是通过类比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它不靠“像”“如”等比较词,而是以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强调两者在某些特征上的共性。例如,把某人称为“狮子”,其实就是在暗示他有着勇敢、强大的特质,这一隐喻的表达正是基于对两个概念特征相似性的认知。我们简单去理解就是用一种事物去理解经历另一种事物,也就是将始源域的经验映射到目标域,它的表达式是“A is B (A 是 B)”。A 一般是我们已熟知具体的事物,而 B 是陌生抽象的有待理解的事物[6]。

2.2. 转喻

我们知道,有关于转喻的研究也经历了从修辞到认知的转变,转喻在语言中的基础性与普遍性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部分学者认为,相较于隐喻,转喻在语言中的基础性与普遍性更为显著。Lakoff 在 1987 年提出,转喻是在同一理想认知模型中,通过一个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概念构建的过程。Radden 与 Kövecses 在合著作品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中将概念转喻定义为在同一个 ICM (ideal cognitive model 理想化认知模型)内的一个认知实体为另一认知实体提供心理通道的认知过程[7]。并将概念转喻分为“整体 ICM 与其部分”——用突显的整体指代部分或用突显的部分指代整体;“整个 ICM 的部分”——用突显的部分指代其他部分。简单来说就是在相同的理想化认知模式框架下,一个概念实体为另一个概念实体提供了心理上的可通达路径。概念转喻发生在同一认知领域内,并不涉及跨领域的映射。

转喻的本质特征是利用显著、易于感知、记忆及辨识的部分来替代整体或整体中的其他组成部分。此外,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越来越强调隐喻与转喻并非完全独立的机制,而是经常协同运作。部分学者认为,许多词义扩展过程实际上同时包含转喻激活与隐喻映射两个阶段,即转喻提供认知入口,隐喻进一步完成跨域概念建构。因此,在分析身体词汇多义现象时,仅将隐喻与转喻截然分开可能难以充分解释词义演化的复杂过程。

下面我们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研究身体词汇多义现象,主要使用隐喻和转喻两个方法进行研究。

3. 身体词汇多义现象分析

3.1. 使用隐喻对 Hand 引申义项的分析

3.1.1. 喻控制

首先,hand 的基本功能是抓握和操控,基于这一功能,hand 在语言中被隐喻为掌控权力或支配地位。在日常表达中,“have the upper hand”或“take matters into one's own hands”,hand 指的并非实际的手,而是控制或主导的象征。这种隐喻建立在手现实中的物理抓握动作与社会权力、控制能力在特征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也就是手能够掌握物体,而人是通过权力掌握局势。通过这种跨域映射,我们可以直观地理解抽象的社会行为,比如决策权或领导力的概念等。在句子“He has a firm hand in managing the negotiations.”中,hand 隐喻为谈判的主导权,这一隐喻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抽象概念往往依赖自身

的经验进行理解，身体动作的可感知性为复杂社会关系提供了认知基础。

3.1.2. 喻帮助或干预

我们知道手可以伸出或者进行一定的操作，因此可以延伸为提“供帮助”的抽象概念。在“lend a hand”和“give me a hand with this work”中，hand 不指具体手部动作，而是通过动作的意象映射为人际互动与协作行为。这种隐喻的形成依赖人类具身经验，手是直接干预环境、帮助他人的器官，因此其象征意义自然拓展到社会行为中。通过该映射，我们能够以具体、可感知的形象理解抽象的概念。除此之外，这种表达方式也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让帮助这一行为能够在认知上获得更直观的感受，说明身体部位在抽象概念理解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1.3. 喻技能

手作为人体能够进行精细活动的一部分，很多时候手的能力会被隐喻为个人技巧或熟练程度。“a good hand at painting”这一词组就体现了手的操作能力向抽象技能的跨域映射。这种隐喻依赖的是功能的相似性，手能精准操作物体，人也是需要通过技巧掌控任务或完成创作。通过这种映射，我们将具体的身体器官延伸至认知能力和社会评价领域，从而可以理解为个体能力。例如，“She is a skilled hand at negotiation.”中，hand 隐喻为谈判能力的熟练程度。这一隐喻说明，人类倾向于用身体器官理解抽象概念，同时也揭示了语言多义形成的认知机制。

3.1.4. 喻指示

手的指向功能在隐喻中被映射为标记、指示或方向。例如，在“the hands of a clock”和“the second hand”中，hand 的本体功能是指示和引导，其抽象目标域是时间的方向或顺序。这种隐喻基于手指的指向和指针功能之间都有着指向的意思，从而可以完成跨域映射。通过这种表达，我们能够将具体的身体动作与抽象的时间概念、方向性或位置关系联系起来，使复杂概念易于理解和形象化。

3.2. 使用转喻对 Hand 引申义项的分析

3.2.1. Hand 代表人

在劳动或集体活动时 hand 常通过“部分代整体”的原则来指代人，我们常见的固定搭配“short-handed”的意思就是人手短缺。再比如，在“farm hands”和“All hands on deck”中，hand 不再指具体器官，而是代指劳动力或个人整体，之所以会把 hand 用来指代人是由于人类劳动主要依赖手的操作，因此手成为劳动力的代表。这种转喻属于同域内邻接关系，不涉及跨域映射，利用手与劳动活动的直接关联来代指整体个体。这种用法简化了语言表达，同时也反映了文化和社会经验对词义演变的影响，说明转喻在词义拓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2.2. Hand 代表作品或笔迹

手也可以指代笔迹或是创作的产物。例如，“This manuscript is clearly in Shakespeare’s hand.”中，hand 指代的是书写痕迹而非手本身。Hand 之所以能指代笔迹是因为手是创作行为的直接执行者，因此可以自然代指它产生的结果。这一用法不涉及跨域映射，而是利用器官与产物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手的意义得以延伸，这体现了语言在可以在身体器官本身的基础上形成对抽象作品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这种转喻，我们可以以更加简洁、直接、形象的方式来指代作者风格、笔迹或创作成果。

3.3. 使用隐喻对 Mouth 引申义项的分析

3.3.1. 喻语言与表达

mouth 在本义上是发声和进食的器官，它的生理功能决定了它与语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隐喻

映射中, mouth 常常被用来表示言语、表达或者说话能力, 在句子 “Don’t put words into my mouth” 中的 mouth 就是代表了说话能力, “a big mouth” 则是表示一个人很多嘴, 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很多。mouth 有这种隐喻是因为, 嘴巴最主要的功能是吃和发出声音, 而说话能力是一种抽象的认知行为, 通过这种隐喻, 人们可以用具象的身体器官去理解抽象的语言表达。

通过跨域映射, mouth 从物理上的具体器官延伸到抽象的言语和表达能力, 使人们能够直观理解交流行为的复杂性。在 “She has a sharp mouth.” 这句话中, sharp mouth 隐喻为尖刻的言辞, 强调了说话方式的特点。这种隐喻让我们认识到一些抽象的概念往往需要通过自身感官的联系去理解, 这样语言也会更生动、更有表现力。

3.3.2. 喻欲望

嘴是人类摄入食物的主要通道, 因此 mouth 可以用于表示人的欲望。比如在 “the gaping mouth of hell” 中, 用 mouth 现实中可以吞咽的动作来表现抽象的贪婪、吞噬一切。

3.3.3. 喻入口、开口、通道

嘴是人类进食的通道, 因此可以被用来表示物理或空间的入口, 如河口、洞口等。在英语中 “the mouth of a river” 指的是河流入海的开口, “the mouth of a cave” 指的是山的洞口。这里的隐喻是基于嘴作为事物进入身体的通道、入口, 然后将其映射到自然界或物体上的开口。这种跨域映射可以使我们借助熟悉的东西去理解抽象或陌生的空间概念, 并增强对空间概念的理解, 让我们的印象更形象、深刻, 通过直观的口部功能类比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复杂的空间结构, 这种隐喻的表达方式为我们对其他事物的认知提供了基础。

3.4. 使用转喻对 Mouth 引申义项的分析

3.4.1. Mouth 代表人

在转喻中, mouth 常通过 “部分代整体” 的原则来指代人, 尤其在强调生存或需求时。例如, “Every mouth must be fed” 中, mouth 不指具体器官, 而是代指需要被养活的人口。这是因为嘴作为人类维持生命体征的进食部位与人这一整体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用 mouth 来表达人突出了嘴作为人体生理功能核心在社会认知中的象征意义。这表明了语言可以通过转喻将身体器官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 从而实现对个体或群体的表达。

3.4.2. Mouth 代表言辞、话语

mouth 可通过 “器官 - 产物” 的这一关系将 mouth 转喻为说出的话语或言辞。比如, “Those are not my words. They never came out of my mouth.” 中, 在这里指的是这些言辞, 而非器官本身。“a foul mouth” 则表示粗俗的言辞, 之所以认为 mouth 是言辞而不是嘴是因为嘴是言语产生的器官, 我们可以将 mouth 直接指向话语本身。这种转喻不涉及跨域映射, 而是通过功能邻接完成了概念延伸, 同时也可以在意用中赋予说话者想要表达的评价色彩, 如 “dirty mouth” 指下流言语。

4. Hand 和 Mouth 多义扩展对比与总结

通过对 hand 和 mouth 的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身体词汇多义现象的形成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 从隐喻的角度来看, hand 和 mouth 的多义形成都依赖跨域映射, 即源域的具体身体部位被用于理解抽象概念。对于 hand, 其抓握、操作和控制功能被映射为抽象的社会行为或技能表现。例如, “have the upper hand” 中的 hand 并非指实际的手, 而是指掌控事务的能力。“a good hand at painting” 则体现手的操作能力向抽象技能的跨域映射。通过这种映射, 我们能够借助具体动作理解抽象行为和社会互动, 使复杂的认知

概念可感知化、形象化。相比之下, mouth 的隐喻更多涉及心理与社会认知。mouth 的发声功能被映射为言语表达能力, 如 “big mouth” 表示多嘴或言语张扬, 摄入功能被映射为需求、欲望或生存压力, 如 “to feed many mouths” 指代需要供养的人口。与 hand 偏向行为和操作不同, mouth 的隐喻强调心理状态、社会关系和语言交流行为的理解。这种跨域映射说明, 身体部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陌生的概念, 也为语言表达、欲望和社会需求的认知提供了基础。

然后我们从转喻角度分析, hand 和 mouth 的多义体现了同域邻接或部分-整体关系的认知规律。hand 可以通过“器官-整体”或“器官-产物”的关系转喻为劳动者、团队成员或创作成果。例如, “All hands on deck” 中, hand 指代船员整体; “in Shakespeare’s hand” 中, hand 指代笔迹或作者创作的风格。这种转喻依赖器官功能及其产物的直接关联, 不涉及跨域映射, 使词义延伸直接、经济且形象。mouth 的转喻则更为多样化, 它可以代指人 “Every mouth must be fed”、言辞或话语内容 “Those words never came out of my mouth”, 还可以指物理开口, 如河口、洞口、瓶口或隧道口 “the mouth of a river”。这些转喻都基于源域功能与目标域实体的邻接关系, 实现了词义延伸的直接性和操作性, 显示了身体器官功能在认知和语言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隐喻与转喻在词义扩展中往往相辅相成。隐喻是通过跨域映射将身体器官的意义延伸到抽象领域, 使 hand 的掌控、技能和协作等义项以及 mouth 的言语表达和需求等义项得到认知层面的支持。转喻通过同域邻接关系将器官延伸为人、产物或开口, 使得词义能够直接延伸, 更为直接且经济。例如, hand 在隐喻中表示抽象的控制能力, 在转喻中则指具体的劳动者或创作成果; mouth 在隐喻中表示语言表达或欲望, 在转喻中则可指人口、言辞或物理开口。这种双重机制不仅推动了词义的多样化, 也保证了语言的经济性和表达的生动性。

此外, hand 和 mouth 的多义还体现了文化与语境对词义拓展的调节作用。hand 的掌控和技能意义在不同社会环境中可能侧重不同, 例如在职场语境中更多指决策权和组织能力, 而在艺术创作语境中则侧重操作技能或创作能力。mouth 的言语和需求义项同样受文化影响, 例如在英语表达中 “big mouth” 带有贬义色彩, 强调多嘴或轻率的表达, 而 “to feed many mouths” 则在社会语境中强调责任与供养压力。

从跨语言角度来看, 英语和汉语身体词汇虽然都表现出明显的隐喻与转喻扩展, 但其侧重点并不完全一致。例如, 英语中的 hand 广泛用于表示控制、技能和劳动者, 如 have the upper hand、farm hand 等, 而汉语中的 “手” 除表示技能外如 “高手” “能手”, 还常用于社会身份和权力关系的表达, 如 “幕后黑手”。两种语言均体现了 “手” 等于 “能力” 的具身认知基础, 但具体扩展路径受到文化习惯和社会经验的影响。这说明身体词汇的语义扩展既反映了人类共有的身体经验, 也体现出不同文化对身体部位认知方式的差异。由此可见, 身体词汇多义不仅由认知机制驱动, 也会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强化和调节。

综合来看, hand 与 mouth 的多义扩展机制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隐喻提供抽象化能力, 使身体器官能够映射到社会、心理和认知领域, 转喻提供直接性和经济性, 使器官延伸为人、产物或开口等具体义项。两者相辅相成, 使词义网络既丰富又具有操作性, 体现了人类认知依赖身体部位理解抽象概念的普遍规律。这种双重机制说明, 身体词汇在语言系统中不仅是原始概念的载体, 也是多义生成和认知映射的核心节点。

5. 隐喻与转喻在词义扩展中的作用

5.1. 隐喻在词义扩展中的作用

隐喻是语言中最重要的认知机制之一, 它通过跨域映射使得具体的身体部位得以投射到抽象概念领域。在 hand 与 mouth 的语义扩展过程中, 隐喻扮演了关键角色。以 hand 为例, 手的基本功能是操控与控制, 这一经验常被映射到权力与支配的抽象领域。像 “the matter is in your hands” 并不涉及实际的手部动作, 而是通过手等同于掌控力这种隐喻来表达对局势的把握。同样, 在 “lend a hand” 中, 手不再仅仅

指代肢体，而是代表帮助与协作，它的背后是“身体行为 = 社会行动”的映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 *mouth*，它的隐喻扩展主要集中在表达与需求两个方面。嘴巴的物理功能是进食与发声，因此可以形成 *mouth* 对应欲望和需求或是 *mouth* 对应言辞、话语的隐喻映射。就像“stop someone's *mouth*”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实际上指的是“压制反对意见”，它并不涉及物理动作，而是将“*mouth*”与“言语权利”联系起来，让人自觉联想到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再比如“a hungry *mouth*”有时候会被理解为需要供养的贫困人口，这种理解突出了 *mouth* 等同于需求的象征意义。这些例子都表明了隐喻在 *mouth* 的语义扩展中主要是将 *mouth* 的生理功能转化为社会与心理层面的抽象概念。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为隐喻在身体器官词的多义拓展方面的作用是在于突破具体的身体器官边界，使得 *hand* 与 *mouth* 不再局限于物理器官，而能够承载复杂的社会关系、心理状态与抽象概念。这不仅反映了语言的创造力，也揭示了认知模式中跨域映射的普遍性。

5.2. 转喻在词义扩展中的作用

与隐喻不同，转喻并不依赖跨域映射，而是基于“邻接”或“部分与整体”的认知关系来实现语义扩展。在 *hand* 与 *mouth* 的多义发展中，转喻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 *hand* 为例，其最典型的转喻是“部分指代整体”。在短语“a farm needs many *hands*”中，*hand* 实际上代指劳动者，这里的手作为人体最重要的工作器官，通过“身体部分 - 整个人”的邻接关系，转喻为具体的社会身份。此外，*hand* 还能通过“器官 - 结果”的关系指代劳动成果或技艺，如“the *hand* of an artist”表示“艺术家的笔迹”。这类转喻并不是跨域，而是依靠身体器官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来进行词汇意义的拓展。

在 *mouth* 的词义转喻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嘴巴是身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类进食和发声的器官，因此我们很容易通过这种邻接关系衍生出新的词义，比如“many *mouths* to feed”中的 *mouth* 实际上指代需要供养的人，属于“器官 - 整体”的转喻。同样，“the *mouth* of a river”和“the *mouth* of a cave”也能体现“口 - 开口”这一邻接关系，借助身体器官“口”作为通道、入口来命名自然景观和人工空间。这些义项并未进行跨域的隐喻映射，而是直接依赖器官与其功能或外形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扩展。

由此可见，转喻在词义扩展中更强调局部与整体、功能与器官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转喻，*hand* 与 *mouth* 能够有效地连接身体器官与社会角色、空间形态等具体概念，这体现了身体词汇的多义拓展是基于一定的认知规律。

5.3. 隐喻与转喻的互补关系

虽然隐喻和转喻一个强调跨域映射，一个强调邻接关系，但在 *hand* 与 *mouth* 的多义扩展中，它们呈现出来的是互补关系。以 *hand* 为例，当 *hand* 表示帮助、控制等抽象意义时，往往是通过隐喻来延伸词义，而当 *hand* 表示劳动者、笔迹时，则是依赖转喻来延伸词义。同样的，*mouth* 在表示欲望、需求时主要靠隐喻来拓展词义，而表示人、入口、出口时则主要基于转喻。这说明，隐喻和转喻并非是孤立运作的，而是两者对语言产生影响，转喻提供邻接性扩展，使意义保持与原型经验的紧密联系，隐喻则进一步跨越经验边界，使语言表达能够触及抽象领域。

综上所述，隐喻与转喻在 *hand* 与 *mouth* 的语义扩展中形成了动态的互补关系，前者推动词义向抽象化、概念化方向发展，后者则保证词义在具体经验上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二者共同作用，使得身体词汇能够既扎根于人类经验，又不断扩展出新的意义网络。

6. 结论

我们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系统分析了 *hand* 和 *mouth* 的多义现象，重点探讨了隐喻与转喻在词义扩

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 身体词汇的一词多义主要通过两种认知机制形成: 首先是隐喻机制, 依托跨域映射, 将手和口的具体功能扩展至抽象领域, 使 *hand* 的控制、技能和协作义项以及 *mouth* 的言语表达和需求义项得到认知支持。然后是转喻机制, 通过同域邻接或部分 - 整体关系, 将手和口延伸为劳动者、创作成果、人口、言辞及物理开口, 使词义延伸直接、经济。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塑造了身体词汇的多义网络, 使语言既具抽象表达能力, 又保持可操作性和认知可理解性。

通过对身体词汇多义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 *hand* 与 *mouth* 的多义形成并非随机现象, 而是深植于具身经验与功能认知的规律之中。身体器官不仅作为具体经验存在于语言系统中, 它所具有的操作功能、发声功能和摄入功能也能成为抽象概念理解的基础, 加之隐喻与转喻的交互作用, 不仅能够推动词义扩展, 还保证了语言表达的经济性和生动性, 体现了认知与语言系统的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 [1] 刘志成. 英汉人体词一词多义认知对比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 [2] 王春颖.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中日身体词汇的异同——以“心”“腹”“胸”为中心[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 [3] 蔡龙权. 隐喻化作为一词多义的依据[J].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 111-118.
- [4]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5] Kövecses, Z. (2020) *Extended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 赵学德. 人体词语语义转移的认知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 [7] Radden, G. and Kövecses, Z. (1999)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